

安宁 著



风舞

如果黑暗的宿命是光明
耀亮云端的你就是我永恒的梦境

A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风舞

安宁\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舞 / 安宁著 . — 石家庄 : 花山文艺出版社 ,
2016.7

ISBN 978-7-5511-2889-6

I . ①风… II . ①安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6392 号

书 名: 风舞

著 者: 安 宁

责任编辑: 梁 瑛 李 爽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装帧设计: 黄巧玲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193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889-6

定 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楔子

黄昏时分，半卧于床，闲读《聊斋》，室有窗棂两处，风来风去。沉迷之后，忽然抬首，暮色如丝，一室幽寂，似有鬼影绰绰，狐声悄悄，一时间只觉恍如隔世。

斜阳西渡，馨书盈屋，低眉懒妆梳，

飞珠，卷牍，动丝幕。

琴吟瑟鼓，浅枕深雾，清秋举蓬壶，

川谷，林竹，凭风舞。

谁曾看见过风舞，云袖澄素，倩影飘忽？

谁曾伤心地恸哭，翠酒寒烛，紫檀香炷？

谁又流传了千古，魅异高孤，幽诡其独？

谁又追寻得苦苦，挥不去美丽的灵狐？

向聊途，斋里醒笙初，绿茗生波无重数。

冰霜梅露，月冷星疏，庭院深萧处，

槐树，尘土，流烟渚。

蒲英分付，松间沙路，龄同章台墓，

典故，风骨，长相诉。

「目录」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.....	001
* 再熟悉不过的地方，再陌生不过的境况	
第二章.....	019
* 无眠的夜晚如同劫尘捻成的细线，穿过了浮生	
第三章.....	037
* 多少往事，无从计算	
第四章.....	053
* 所有的智慧与五感都不能，说服我的痴心	
第五章.....	069
* 那些生命中遇见的人，也许下一瞬就会转身	
第六章.....	089
* 假如梦境有尽头，谁在你醒来的心口	



「目录」

Contents

- * 我爱你，也许一天，也许永远
第十三章..... 215
- * 最后的时光，和往事说一声早安
第十二章..... 195
- * 人在月胧明，情在不能醒
第十一章..... 177
- * 地狱与天堂，你牵我走了那样的一趟
第十章..... 155
- * 连哭泣都已经安静
第九章..... 143
- * 从不能失去到沉默放手，不过是日出日落
第八章..... 123
- * 情心牵动白昼与夜晚，时光染尽酸涩与欢颜
第七章..... 105



◆ 第一章 ◆



再熟悉不过的地方
再陌生不过的境况



我并不是今天才知道自己与众不同。

雨盈说我兼备林黛玉的潇洒和美智子的聪慧，外加吉卜赛女郎浪迹天涯的味道，还有一颗多愁善感的心。这番称赞我实在不敢当，拿面镜子照照自己，就什么都不必说了。雨盈之所以会如此奉承，只不过是她当时看上了我新买的帽子，在我面前夸我，想来个以“貌”易帽。

还是澄映的点评比较贴切，她说我：无可救药！

是的，我无可救药！

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愿出去，也不愿别人进来。在旁人眼里，我被贴上孤高的标签，其实说穿了就是性格怪僻，并且变得不可理喻。

我向来都知道的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。

所以，在雨盈软硬兼施地将我“请”来她家参加圣诞Party的今晚，在这富丽堂皇得有如阿拉伯皇宫的宫殿里，我躲了起来，躲进了一个偏僻的房间，只为不愿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流露出自己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性格，再说，我也不想耗费心神去做无谓的敷衍。

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间书房。房间严整宽敞，透着古色古香的气息，精心雕琢的巨大书橱一字排开，橱柜里分门别类地摆满各种书籍。在专门存放经贸和企管的书架上，除了中文和英文版图书，还有法文、德文及日文版的专业藏书，这些足以显见主人涉猎之广。我随手从柜子里抽出一本打开来看，入目就是一串专有名词，还没来得及细看我就已经感觉自己一个头有三个那么大，这么难懂的知识不知哪位大神才会看懂，于是我合起书，将其插回原处。

我感觉索然无味，走到窗边看着窗外。

花园里灯火辉煌，高大的圣诞树缀满了霓虹灯、糖果、小布偶和彩纸星星，一看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出自雨盈的巧手。花园里三五成群的绅士名流挽着女伴在来回走动，纷纷与熟识的人相互问候，与不熟识的人互打招呼。这种上流社会的Party，无非是商绅政要联络感情以及炫耀身份的大好时机。在这个圈子里，总有你不知道的事情不经意地进入了你的耳朵。比如，曾有位名商富贾欲求一张冷如风亲笔签名的邀请函而不可得。好在这种事情，有钱人做得也多，大家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。

冷如风是雨盈的大哥，对他唯一的妹妹宠爱有加，可谓是有求必应。

雨盈总爱把她哥的名字挂在嘴边，每次提起她哥都是一脸崇敬的表情。

所幸雨盈从不自恃家庭背景雄厚而蛮横骄纵，而我也确不是一身傲骨绝不攀附权贵的清莲，因为我父亲本就是一方权贵，所以我不用去巴结谁。在这个说大可大说小可小的富人圈里，我和雨盈自然而然地认识，自然而然地成为朋友，她那张精致古典的美人脸孔下所隐藏着的火暴脾气，常常弄得我哭笑不得。

在我平淡无趣的人生中，还能有事情让我哭笑不得，已是难能可贵的快乐。

我望向遥远的天际，暗淡的夜空中镶嵌着零落的星星，泛着寂寥的冷光。



传说天上的每颗星星，都是地上某个人的守护天使。可我从来都不知道哪颗星星是我的守护天使。至今为止，我未曾遭遇幸运之神的眷顾，是上帝在创造那群善良的守护神时，把我遗忘了吗？还是我上辈子作孽太多，以致今世命薄福浅？

什么声响？我蓦然回头。

一个男子倚门而立。

我们之间距离太远，橡木书桌上那一点台灯的亮光，并不能使我看清他的面孔。然而他那高大冷酷的气息便让我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强大气势，飘忽而又压迫，仿佛随时可以令人窒息。

有人出现在周围而我却完全没有感觉到，我不知道他站在门口多久了。如果不是他变换姿势而使衣服发出轻微的窸窣声，我仍会沉溺在思绪中而任他旁窥。

我瞄了一眼书桌的桌面，不知那儿有没有镇纸或者烟灰盅，可以让我拿来砸向这个不受欢迎的家伙。

“我打扰你了？”他笑问，嗓音却十分悦耳。

“你说呢？”我口气有点冲，实在不想假装他没打扰到我。

“你是……盈盈的客人？”他对我话里带着的火药味毫不在意，问话也依然不愠不怒。

我的后背因这意外的回应而挺得笔直，不得不正眼看向他。他称雨盈为“盈盈”，他问我是不是“客人”。是雨盈她哥吗，那位传奇人物？我认识雨盈的时间虽以年计算，但出入她家里的次数却屈指可数。且据她所言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她哥就有二十小时不在家。

是的，我从未见过冷如风。

“林潇？”他的语气里有我不明所以的怀疑，却又在问询中表示出肯定的意味。

我向他微微颌首，因为身份的微妙，礼貌的回应变成某种必要。



他远远望着我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原来你是这样的。”

又是我不能明白的感觉，语气中好似带着轻微怜惜。他安静地看着我，专注的目光在幽暗中愈发显得锐利，竟似不容许我回避或对他有所隐瞒。

我垂下眼帘，忍不住微哼出声：“雨盈说你是个绅士。”

“在她眼里我还是童话中的英雄呢。”他不以为意地笑。

他纵容的口气让我有点想笑，仿佛妹妹之于他，不过是个爱闹别扭的小孩，然而我比谁都清楚，他对雨盈的关爱绝对超出物质给予。冷如风以他的方式帮助雨盈成为今日的雨盈，他极其成功地让妹妹保留了本性的率真纯良。在这个混沌的世上，雨盈完美得有如一朵初开的铃兰。

他忽然又开口：“对许多女人而言，我同样是个英雄。”

他看着我的那种眼神突然变得游离，深幽到不可捉摸。

五秒钟过去，我才反应过来。这是风流浪子的一贯作风吗？如此暧昧的话语和神态，全然用于撩逗女性的娴熟伎俩。

“我该去帮雨盈准备分派的礼物了。”我给自己找了台阶下，我边说边走向门口，心里到底不忿，忍不住加上一句，“如果有人被困在城堡里，那肯定不是我，因为我身边不缺英雄。”

我尊重他是雨盈的大哥，但他似乎无意将我视作他妹妹的朋友。

走近了才发觉，他果然长得俊美非凡，身躯高大矫健。

他站直身子，长臂懒散地往对面门框一搭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

“冷家有的是用人，不需要你帮忙。”他说着，忽地又笑起来，“也许，是我在等待你的救赎？”

我抬起头，迎上一双深不可测的迷幻黑眸，眼神幽暗深潜，犹如世上一切不复存在。他眼里只能看见我，我的心头却没来由地怦怦直跳，萌生一丝莫名的慌乱。真不知他的商业对手是如何招架他的，要是他的对手，别说与他为敌，连朋友也不会做，因为我们根本不是一个类别



的人。

“我看到了你对我的抗拒。”他的嗓音柔和依旧。

他不可能会读心术，肯定不会，我告诉自己，他只不过是洞察力强得有点过分而已。

我深吸口气：“冷先生，借过。”

他不言语，似笑非笑，那张据说可以使埃及艳后从地底爬出来的俊面上浮动着趣味，而他修长如玉的手指，毫无预警地抚上我的眉端，轻轻一描而过。

我迅速退后一步，恼恨地瞪着他。如果我有大哥，如果我的大哥关爱我，他绝不会如此对待我的朋友；我相信他可以从我的脸上一目了然，我对他的排斥已到了极端。

“你称呼我什么？‘冷先生’——”他强调着最后那三个字，将拦路的手收回，抚着光洁的下巴，“有意思。为什么不像盈盈的其他朋友一样——喊我冷大哥？”

我微怔，飞快地反驳：“有区别吗？”说完却下意识避开他的目光，雨盈是雨盈，他是他，我不会混为一谈，这就是区别。而这个人，他似乎看穿了我心中那点所想所思。

“区别大了。我非常庆幸你对人界线分明，否则我还真难定夺。”他的唇边带笑。

我惊愕得无以复加，这就是冷如风？仅此一面，就将全然陌生的女子列入他的后宫花名册？纵然我是他妹妹的好友，纵然我是林鸣雍的女儿，对他而言都不构成顾忌和障碍？

忽然间我极好奇：“冷如风，有没有原则上你不会碰的女人？”

他侧头失笑：“这么可爱的问题。当然有，比我大或比我小十五岁的——”

他话音未落我已从他身侧闪出门外，要的就是他这一瞬间的松懈。



“想走？”气定神闲的余音未落，我已被他从背后拦腰搂住，而后有炙热的气息萦于耳畔，他低低地微笑呵气道：“楼下的世界不是与你不相干吗？又何必这么着急。”

我整个人僵在他怀内。

“如风，你在吗？”紧继这声婉转清音，一位风姿绰约的丽人儿，拐过楼梯口转角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看着那张明媚娇嗔的脸在刹那间垮下去，又在刹那间逼出狼狽笑容。

“我——对不起——”那女子嗫嚅道。

可怜，我心中忍不住滑过这个词，额角被出其不意地香了一下，我讶然失声，温热的手掌自我腰上撤离，生平第一次，我头也不回地落荒而逃，怀着某种明辨不了的恐惧。

到了楼下，方澄映一看见我就没有好脸色：“你躲到哪里去了？不来也就算了，既然来了，捧捧场行不行？雨盈到处找你，好好一个圣诞节，过得一点都不安心。”

我正一肚子闷气没处发泄呢，她倒来招惹我，我斜睨着她：“雨盈摆明了喜欢黏着我，你有意见？要吃醋也不找个好点的借口。”

“你——”她气极，扯着我的手臂就打，“死人！”

“谁怕谁啊？”我躲开她的手，窥个空儿一巴掌赏在她的小臀部上，她尖叫出声，反射性捂住吃痛的部位，我哈哈大笑。

穿得像白雪公主一样的雨盈飞奔过来：“怎么又打起来了！你们俩——真是没眼看！”她一手一个挽着我和澄映往大厅拖去，“要是我爹地妈咪在家，看你们敢不敢这么放肆。”

冷氏夫妇去环游世界，五年一度的重温蜜月。

澄映侧身冲我扮了个鬼脸，我立刻还她以傲翘的下巴，雨盈没好气地左右开弓，一人敲一个响头后复又挽住我们，三个人不约而同低笑出声。



在大厅绕了一圈，雨盈又拖着我们穿过各自成群的宾客走向花园，嘴里兀自嚷嚷：“怎么不在？”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澄映不耐烦地拍开她的手。

她索性双手缠上我的手臂，妙目四处顾盼：“没什么，找我——大哥！这边！快过来！”

她失礼的叫唤惹来四方注目，澄映动手掐了她一下，而我瞪着那道渐行渐近的身影，第一个念头就是逃，刚挪腿往后，雨盈已下意识地攥紧我。

“都还没见过我大哥吧？不用说你们都知道啦，他叫冷如风——我们家又是风又是雨的，就差没有行雷闪电——哥，她们就是我常常和你提起的林潇、方澄映。”

“幸会，幸会。”冷如风风度翩翩地向澄映伸出右手，握过后转向我，脸上布满亲和的笑容。

我握上他的手，客气有礼：“冷大哥。”

他的双眉往上斜飞，笑着盯紧我，忽地把我的手牵到唇边亲了亲：“可爱的小朋友。”

我努力扯开嘴角，但愿还给他的笑容不会太难看。

“大哥，圣诞礼物！”雨盈向冷如风摊开双手。

“急成这样，也不怕你的朋友笑话。”冷如风状似无奈地捏捏她粉嫩的脸颊。

“哥哥坏！”雨盈娇笑着捶他。

我和澄映对望一眼，相互看见了局促，我发誓，下次雨盈就算雇阿兰·德龙用冲锋枪指着我的脑袋，我都不不要再踏进冷家半步。

冷如风从外套的内侧袋里掏出小方盒，打开取出一个细小精致的铂金镶钻手镯，为雨盈戴上，吻吻她的额头：“圣诞快乐，盈盈。”

“圣诞快乐！哥！我朋友的礼物呢？不要跟我说你没有准备，虽然我忘了告诉你她们会来，但我知道你肯定会预料到的，快把礼物拿出来



嘛！”雨盈摇摆着冷如风的胳膊，那模样十足把他当作无所不能的完人。

“好——”冷如风拉长了声音，宠爱地拍拍她的手，然后变戏法似的，他的手中已多了一条与手镯同款的铂金小项链，微笑着帮澄映戴上，调整一下坠子的位置，也温文地亲了亲她的面颊：“还合意吗？圣诞快乐，澄映。”

澄映难得的竟红了脸：“谢谢——圣诞快乐，冷大哥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他说，视线转移锁住我，我忽然觉得心底动荡，随即看见他平展的掌心果真放置着……一枚戒指，他面上笑容不变，“一套小饰物三个人分戴，盈盈满意吗？”

“好耶！就知道大哥最疼我！”雨盈毫无心机地鼓起掌来，丝毫没有意识她被冷如风套出的话等于是缚死了我，而四周宾客应掌声之邀投过来的目光，更逼得我除了像白痴似的保持一脸僵硬的微笑外，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都不能说。

“潇，圣诞快乐。”冷如风执起我的左手，那么自然而然地将戒指套进我的无名指。

“谢谢冷大哥，圣诞快乐。”我克制着不让脸部的假笑变成咬牙切齿的狰狞状。

他伸手揉揉我头顶的黑发，就像为人兄长对宠溺的小妹会做的亲昵动作，然后他俯下脸来，瞳仁深处如沧海月明，笑容似玉暖生烟，对我说：“来，亲亲冷大哥。”

我居然没有一口鲜血喷在当场，真——真是佩服我自己！

“是。”我从齿缝间挤出这个字，将手乖巧地别在背后。

邻家小妹妹的样子出来了吧？我踮脚吻向他的脸。

此时此地，身份和教养要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：自始至终都得扮演落落大方。

有那么一瞬，我看见他温熙的笑容里闪过一抹不协调的妖异，在脑子



警觉的信号发出之前，他已像是一下没站稳，双手扶上我腰的刹那间他俊脸一侧，唇瓣飞快刷过我的唇角，与此同时他的手不着痕迹地一带，下一秒我已倒入他胸膛，紧接着就听见他低呼出声：“哎——潇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”

“……我——没事，刚才——有点头晕，现在没事了，谢谢——冷、大、哥！”站好离开他怀抱，抬头接上他的视线，我相当明确地用眼神告诉他：我想将你千刀万剐！

他单手插入裤袋，身体自然转过，斜斜背对着雨盈和澄映，朝我飞快地微微嘟了嘟唇，无声地嘬了一下，仿似刚才亲得不过瘾，颇觉遗憾，以此给双方补偿。

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已然对不远处举手示意，回首朝雨盈微微一笑：“盈盈，陪你的朋友们好好玩，半小时后有焰火看，大哥有客人来了。”他做了个“失陪”的手势，深海似的眸光从我脸上扫过，转身阔步离去，一如来时的闲适与优雅。

我无法形容心头那种“憋气得想去死”的感觉，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猫捉老鼠般戏弄过，我把手别到背后，迅速摘下戒指，趁身边两人没注意，手一张戒指跌落在毛茸的草地上，听不到一点声响，心里正暗自觉得畅快，冷如风忽地回头看我一眼。

我一惊，他已走进大厅，那一抹淡淡的笑没入空气中。

“潇潇。”

“嗯哼？”我收回视线，转过头时却不期然接收到一道揣测的目光，被撞个正着的陌生女子迅速别过脸，若无其事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我目送她走远。

“潇潇！你是不是患了恋‘背影’癖？”雨盈不满地用手推搡我。

“我患了恋‘打’癖，吵什么吵。”我敲敲她的脑瓜。

那女子所戴的耳环，和冷如风送给我们三个的饰物分明是配套的，我



记得在书房门口见到她时，她耳垂上是两粒碎钻簇拥的小翡翠——冷如风所谓的未卜先知，为我和澄映准备的礼物，不过是今晚随身备着以哄众多女士开心用的。

我相信他身上还有同款的手表或胸针，但他偏偏给我戴上戒指。

冷如风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

电话振铃把我从梦中惊醒。

已经日上三竿了吗？否则不会有人敢打电话进来。

就算是我的父亲大人，也不会在星期天中午十二时前敲我的房门，免得要看我脸色，事实上他也从不敲我的房门，如果有事找我，必定是令用人客气地请我到他的办公房，惯于和他无拘无束的是林智，从来不是林潇。

我摸索着拿起床头的电话，艰涩的眼睛瞄过桌上的闹钟——八点半？！我睁大双眼再看一次，不是我眼花，真的是八时三十分，我“啪”的一声将电话挂掉。

一会儿铃声又大作，我拨下电话插头，继续蒙被睡觉。

在我渴睡的时候就是睡眠最大，天塌下来都和我无关，即便此刻有人来告诉我，林鸣雍的公司已经倒闭我要沦落街头了亦然，只除非——来人是要告诉我，母亲从埋了十几年的坟墓里出来了……是母亲的去世教会了我，这世上没有我要的东西，也没有我不要的东西。一言以蔽之，世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
“梆梆梆！”急促的敲门声响起。

我不作声，敢在这个时候敲我房门的人，大概不会不敢进来。门把响处，管家张嫂侧着头探进半个身子，我拥着被子坐起身，她脸上的惶急之色霎时变为怯惧。

这屋子里没有哪个用人，在面对大小姐时不战战兢兢。

其实我极少找他们的麻烦，只除了十二岁那年。